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六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題辭

徐師曽曰題辭者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然題跋書於後而題辭冠於前不可無辨

孟子題辭　漢趙岐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

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

橫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憫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是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録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熈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没世而

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

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

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没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絶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内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

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蘊奥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别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古文韻語題辭 楊慎

音祖于日聲宗於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萁敷極言永律宣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册有慕在昔筮繇盤鑑盟詛昏冠嘏誄疫釁儆教緯憲箴令禁祝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窔采匿湊勺會涓斷珪碎璧空石餘辰寲水暇日因之窺斑庶已賢奕

綠天小品題辭　李維楨

王氏故多酒人酒正使人自遠光祿之言也酒正自引人着勝地衛軍之言也三日不飲使人形神不親佛大

之言名士不須奇才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孝伯之言也唐無功所著醉鄉記五斗先生傳及他詩歌率可傳婁東王時馭自號酒嬾好酒不減五君其詩文所謂緑天館小品者清言秀句多人外之賞起五君九原揮麈酧酢定入世説言語文學任誕三則中其妹婿潘藻生為梓行之以示余余惟五君皆有官職而時馭相國從弟布衣蚤死即無功傳唐書隱逸當遜一籌是又烏衣馬糞佳子弟之所罕有也

張仲駿制義題辭

李維楨

國家以經義取士理最正法最善而士之遇合自關命數余嘗取唐人詩譬之其得之者則賤曰豈殊衆貴來方悟稀也其失之者則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也嶺南張仲駿孝廉所為經義炳然可觀而不第于南宮僅除吳興別駕別駕與太守二千石為僚而委任權力不逮丞與理匪直衡文者不知言彼銓吏者亦不知人矣知言知人自是一道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又何怪焉余

復以唐人詩弁其經義之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蓋仲駿復能詩云

溪上落花詩題辭　湯顯祖

長孺僧孺兄弟似無着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諸詩百餘首刻燭而就予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為道傍人看煞妙于才情萬卷目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瀾番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愚未嘗讀書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會

洛誦成河子墨成霧横口横筆無所留難此獨未宜異也僧孺故拙于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學佛故早斷婚觸殆欲不知天壤間乃有婦人矣而諸詩長短中所為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花詩芳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通有艷都成錯無情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語至如春日獨當壚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僧孺不近壚頭何知羞態七寶避風臺翠纓裙帶愁牽斷鎖得斜風燕子來僧孺未親裙帶何知可以鎖燕燕姬墮

馬一道香塵出馬頭金蓮銀凳緊相鈎僧孺未曾秣馬何識香尖春閨怨乳燕春歸玳瑁梁無心顛倒繡鴛鴦僧孺未經催繡安識倒鋮當是從聲聞中聞緣覺中覺耶無亦定中慧耳然予覽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學佛人作綺語業當入無間獄如此喜二虞入地當在我先又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後矣

牡丹亭記題辭　湯顯祖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

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

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邯鄲夢記題辭　湯顯祖

士方窮苦無聊倏然而與語出將入相之事未嘗不憮然太息庶幾一遇之也及夫身都將相飽厭濃醒之奉迫束形勢之務倏然而語以神仙之道清微閒曠又未嘗不欣然而嘆惝然若有遺暫若清泉之活其目而凉風之拂其軀也又況乎有不意之憂難言之事者乎回

首神仙蓋亦英雄之大致矣邯鄲夢記盧生遇仙旅舍授枕而得婦遇主因入以開元時人物事勢通漕於陜拓地於番讒搆而流讒亡而相於中寵辱得喪生死之情甚具大率推廣焦湖祝枕事為之耳世傳李鄴侯泌作不可知然史傳泌少好神仙之學不屑昏宦為世主所强頗有幹濟之業觀察郟虢鑿山開道至三門集以便漕餉又數經理吐番西事元載疾其寵天子至不能庇之為匿泌於魏少遊所載誅召泌懶殘所謂勿多言

領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記殆泌自謂乎唐人高泌於魯連范蠡非止其功亦有其意焉獨歎枕中生于世法影中沉酣嗆囈以至於死一哭而醒夢死可醒真死何及或曰按記則邊功河功蓋古今取奇之二竅矣談者殆不必了人至乃山河影路萬古歷然未應悉成夢具曰既云影跡何容歷然岸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第槩云如夢則醒復何存所知者知夢遊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辯耳

南柯夢記題辭 湯顯祖

天下忽然而有唐有淮南郡槐之中忽然而有國有南柯此何異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也李肇賛云貴極禄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嗟夫人之視蟻細碎營營去不知所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為居食事耳見其怒而酣鬬豈不吷然而咲曰何為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視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白舍人之詩曰蟻王乞食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其

間何怨復何恩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象執為吾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吾所徵恨者田子華處士能文周弁能武一旦無病而死其骨肉必下為螺蟻食無疑矣又從而役屬其䰟氣以為臣螻蟻之威乃甚於虎狼此猶死者耳淳于固儼然人也靡然而就其徵假以肺腑之親藉其枝幹之任昔人云夢未有乘車入鼠穴者此豈不然耶一往之情則為所攝人處六道中嚬笑不可失也客曰人則情耳玄象

何得為彼示儆此殆不然凡所書祲象不應人國者世儒即疑之不知其亦為諸蟲等國也葢知因天立地非偶然者客曰所云情攝徵見本傳語中不得有生天成佛之事予曰謂蟻不當上天耶經云天中有兩足多足等蟲世傳活萬蟻可得及第何得度多蟻生天而不作佛夢了為覺情了為佛境有廣狹力有強劣而已

花史題辭 陳繼儒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種花外設土剉竹床及三教

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負花癖每當二分前後日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櫛沐客笑曰眉道人命帶桃花余笑曰乃花帶駟馬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長世披荊畚礫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飛而食肉者不畧諳此味耳

王竹塢詩冊題辭　董其昌

感恩殉知捐軀明報動於俠腸者也懷賢好德觸事激昂動於正氣者也今以竹塢生為郭宗伯之死友其義誠高要亦荊卿貫高輩所辦余所為竹塢多者謂宗伯之賢宰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伯之冤同朝不能訟而生能訟之不可怵以死不可啗以官是為天地正氣與段太尉段太尉名秀實安金藏唐太常工人剖心明中宗不反者足比肩咢足立耳嗟乎平津公孫弘封平津侯為漢相之客怙勢排賢一轉眼

閒富貴安在惟有青史唾罵千載不磨視竹塢生被三木身瀕九死丈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壤哉余侵尋世難而有感於交態之變者聞竹塢生之事益用壯之因讀諸君子贈言題於簡端

同門稿題辭　孫愼行

文可以獨喻而不可以告人雖不可告人而卒有忻相遇者即并其獨喻者喻之矣噫獨喻者文之内也今也唯外之營瑣屑乎支離綴拾嚚陵于伉佷誇張即其心

茫然不自知解況可持示人乎雖然有目論者則未嘗不謂是易嚮也且幾世人之不解我更一賞我而易為高也乃其究相與茫然而已矣然而文未必不遂是行予生平蓋心懼焉比者入閩與岐陽趙先生合志每低昂文非數四蓋不定也即定尚不舍然然當其低昂時若其人怳忽在前面目丰容隱躍可念昔人謂筆端有舌予亦謂言外有神其然乎其不然乎烏在其可獨喻不可告人乎已出睹其人數論之或可幸不大失謬乃

索平所為文與闈中者合梓焉若將持示人之為者然夫目能見百步而不能見其睫况黒白好醜亦何常之有哉吾業為諸君許耳吾惡知彼之莫解者不嘗自為獨喻者耶吾又惡知吾之所為獨喻者不有見之而轉茫然者耶吾即不敢疑諸君并疑天下之觀君然未嘗不中詫且自疑也

吳吟題辭 賀復徵

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粤故多瘴癘家人戒無往然

功令必往予乃以病侍行遡揚子江而上過彭蠡涉洞庭浮湘瞻嶽遂窮楚南之勝雖江山多助風日撩人然而我思如結僕病未能也昔有吳人而爲楚遊者楚王愛之甚病楚王使人問曰誠病乎抑有思乎對曰臣亦安知思與不思誠思則將爲吳吟今予前後所得僅若干首題曰吳吟志病也夫并志思也夫

楊爾寧徑山草詩題辭　賀復徵

歲杪春初予與楊子晤輒飲酒酒闌賦詩然意不在此

直寄焉耳無何楊子不告我走徑山五兩蒲帆一兩芒鞋如取諸寄楊子為不可及矣一日歸來予晤于定吉庵中不敢以世法相待簡其行笥得詩若干首亦復不作世法語楊子豈真出世者哉楊子益不可及矣予次而序之讀楊子詩者謂楊子為詩人耶為山中人耶都無不可亦直寄焉而已

楊爾寧經山詩草題辭　賀復徵

楊子徑山歸即息影經山之阿與二三禪衲談金仙之

學深有領悟間一過我鋤園澆此壘塊便掛瓢而去視一切節義文章正如空中之花水中之泡任其隱現起滅而已嗟乎江海横流不遑安處而猶切切不廢嘯歌寄情吟詠則其心更苦甚故于丙戌前後所得復詮次之題曰經山詩草刻徑山詩後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金拱閶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六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題一

徐師曾曰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

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攷古證今釋疑訂謬專以勁簡為主故與序引不同　復徵曰題額也揭其義於上猶頭之有額也題跋之體始自歐曾近世乃相混用殊失字義今析而正之間雖有題跋之義而不正名曰題跋者亦各附其下

題峽山寺　唐李翺

翺為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為儔遠地甞以為無因能來及玆獲游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竒靈鷲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况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

也弗難矣

題叔孫通傳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聖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其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遞述其禮文昭昭然若兩曜爭明百川之注瀆者矣然猶周公刋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顔閔文如

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
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
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
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
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
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
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身不
得郊見享不及七廟噫生其制物刋厥式非不標準於

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矣

題羅浮　宋蘇軾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

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蓁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玄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閣中夜大風曉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熈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

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題羅浮　蘇軾

嶺南氣候不常吾甞云菊花開時乃重陽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絶唱也

題鳳翔東院右丞畫壁　蘇軾

嘉祐癸夘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怳然久之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蘇軾

余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余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題七才子畫　黄庭堅

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題蘇子由黄樓賦草　黄庭堅

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宏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出子由作賦紆徐而盡變二公已老而秦少游張文潛晁

無咎陳無已方駕於翰墨之場亦望而可畏者也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黄庭堅

凡書畫當觀韵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馬圖人馬摹寫逼肖其取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黄庭堅

水意欲遠鳧鴨閒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丘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蔡君謨書 黃庭堅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處

題東坡像 黃庭堅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惜哉今蚤世蠢蠢尚誚短人氣

題李漢舉墨竹 黄庭堅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斵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無出無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妙斵試以此示無咎

題固陵寺壁 黄庭堅

天水張茂先世家南昌黄某魯直弟叔向嗣直建中靖國三年丁夘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開法席於此山道

俗歸心荊棘草萊化為金碧時新雨晚晴同登鐘閣觀白鹽之崇峿想少陵之風流歎大雅之不作徘徊久之

題賈長卿讀高彦休續白樂天事　張耒

高彦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

而萌於心是其為說不辨而自明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饑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饑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詧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雖彼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

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知真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貶善何時而止焉悲夫

題三謝詩　唐庚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

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題喻季直文編 陳亮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葢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别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

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踈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為余出余亦能為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頼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舂可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縶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發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

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李直之文便如茂恭在目昔余甞讀茂恭之文面嘆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益以為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為之索然今將求㕞足於李直耳

題吴傳朋書及李唐山水 元虞集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牓吴公傳朋所題也裵回顧瞻歎其深穏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

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

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顔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如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帶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稍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

意甚為可嘉因劉掾執卷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集時目疾在告以公牘與史館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為文每事於口占非飾辭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六十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六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題二

題王右軍蘭亭帖　明　劉基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題劉商觀奕圖　劉基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彦勒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絶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於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潘内史贈別墨本 宋濂

太康陸君子賡喜佛氏言以内史舍人潘佑贈別序文能發明先佛遺義近於白下得墨本承以匡廓緣以色繒揭寘坐右以自省間徵予識佑事於下方按佑幽州人能文辭與徐昺臣齊名仕於南唐自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蹙佑極憤切累疏論列至謂不能與奸臣同事亡國之主張泊從而擠之後主乃收佑屬吏佑遂自剄前史馬元康誣佑溺淫祀左道

斥為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妄固為甚當及游論佑則譏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疏若惟恐不得死者則又未免涉于深刻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之人亦不輕以畀人況賢知有如佑者乎直以忠義所激乃視死如歸耳佑之死其心無白之者禺臣作江南録亦没而不書及藝祖命曹彬南征指殺佑為殺忠臣於是其事始著於後世於戲為人如佑尚不免議者之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甫嘗作文評禺臣至于

游之所論未有指其非者故因子賡之請而極言之清源王古删晁明遠諸書為道院集要全載此文以簡牘為簡牋蔕芥為慿窖束為跼促亦微有不同要當以石本為正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宋濂

濂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人揵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繡毬於馬後箭中毬上次一人彎弧斫鬉作放箭勢手猶高

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于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射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綃低繫柳枝碧滿滿關弓斫鬃射者是也葢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璧瀌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

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册墨蹟 方孝孺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醖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册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于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

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内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藴也

題顔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方孝孺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史痴江山雪圖　李夢陽

雪之天黯靄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雪之山巔不骨溪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窻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兢若臨窟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歛眩眩然光奪之也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勻勻斯畫矣即妙筆勿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畫之勢貴粗濫近

詳遠畧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氣貴豪而洶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痴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圖今落於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

題宋大慧禪手帖 吳寬

當宋被金人之難一日金忽議和刑部侍郎張九成謂金實厭兵特張虛聲以撼我耳因陳十事云彼能從吾言則許之必使權在朝廷時秦檜力主和議以言誘九

成終不能奪遂深惡之顧九成素好佛學他日問法於
徑山杲公適方議神臂弓禦敵杲遂借以為喻檜聞之
即指為謗訕貶九成南安軍至竄杲衡州久之移梅州
尋反初服主阿育王寺帖中云罪廢十七載及續掌再
賜為僧又出作粥飯主人等語是也吳城東獨閒上人
久藏此帖今傳其徒志勤予觀之竊有可慨者夫當檜
在相位屈已和戎甘心事讎凡異已者一切屏去如九
成固不能逃矣而杲緇流也亦波及之則當時志士賢

人遭其毒手者可勝計哉杲在宋南渡後為禪師稱首孝宗朝賜號大慧然晦菴朱子謂其作事少㸃檢喜怒不中節觀怗中憾藏殺家發誓願等語蓋亦可見而姚榮公廣孝特以忠孝許之謂其嬉笑怒罵無非佛事榮公佛者豈亦黨同之論耶

題武穆岳王祠 沈鍊

大哉武穆稟揆元極君臣之義萬世不易心懸日月手扶社稷巍巍堂堂盡忠報國春秋在我矧彼陳跡一劒

霜橫嗚呼櫓賊

題宋人雜花鳥册　王世貞

右宋人雜花鳥一册凡二十八幀為竹鶴一為松鹿一為梅月雙雉一為桃花遊蜂一為梅竹幽鳥三為梅竹雙鳥一為雙榴幽鳥一為白頭冬青一為梅花小鳥一為杏花白練一為碧桃瓦雀一為枇杷青鳥一為翠禽香柑一為白榴小鳥一為鸜鵒之在雪樹者一枯柳者一雪灘者一為蘆渚九鷺者一為來禽黃鸝者二為蒼

鵝之在梅花下而理羽者一浴者一為鶺鴒者二為魚虎之立蓮房者一立枯荷者一為遊蜂墨蕙者一其渲染生色窮態極變與真宰爭勝毫楮間往往能奪之惜廢題款不顯畫人名而所可辨者僅趙昌馬遠吳伯毛和吳珪及宗室彜齋孟堅而已昌品在神妙間遠次之子固亦有士風不俗其他於畫史不甚琅琅而致佳乃爾籍令李後主宣和帝用宋明圜棊例作大中正而徐熙黃筌邊鸞易元吉佐進退丹鉛間不知其妙又當何

如也耶然余此本是汰數十本中得者當為眼底第一

題惠崇江南春意 王世貞

惠崇詩僧也畫品不能當荊關半而今所覩平湖小嶼汀花水禽漁舟茅舍便娟映帶種種天趣故非南渡後人所及者老米謂五季以來畫江南景稍清遠者輒為王摩詰而實非使不作惠崇題識將無以為摩詰耶此卷自楊先生應寧而歸之陳從訓從訓亦京口人也時春喚小刀焦山北固間出圖而歌張志和桃花流水按

之當與江山俱響應矣

題洛中九老圖 王世貞

右洛中九老黄鶴圖以遺余者鶴南陽人依武昌吳明卿以居貌寢甚年二十餘而能曲盡老人傀俄婆娑態余因戲與約更二十年貌我置其間得否九老中獨香山居士小解事人或謂海山仙宫有居士一院居士不首肯曰歸即應歸兠率天吾意頗與之合審爾當貌我作十三歲兒騎黄犢吹笛三生石傍也

題丁尚書忠義集　盧廷選

余甫釋褐試夏官以便事走上谷一再過土木之疆即先朝明夷之地也覩嶺道紆峻谿澗盤巇爲徘徊者久之歎爾時六飛萬乘何以從枕席上度師邊警揚塵熸覆不暇又慨一時文武諸臣相從羈紲竟無以頭血濺車輪者徒膏潤荒原甘爲蕩陰之續惜也而豐城丁襄愍公以少司冦在行督陣前征迫險扈駕遂殞于敵其節烈最著而公先是偕廷臣諫不聽及駐蹕榆河上章尤

力至宣府又請亟回鑾俱為奸閹所抑以及於難嗚呼
公熱血一腔得死所矣朝家録公死事贈謚賞延載之
國史前後名碩諸公又累牘而紀詠之公神行天為不
亡之精行世為不朽之名披是編者高山景行則尚論
之實録也夫余脩郡誌雅慕公遂題卷端而授其裔起
龍告之曰先爾祖而殉交阯者有儀郎史氏後爾祖而
藁河陽者有靈臺楊氏皆豐産也竊欲為三忠廟貌祀
之于鄉以風學士大夫而志猶未逮嗚呼孰謂張豐者

而僅以徹天之雙劒也乎哉

題戴生病記　黄汝亨

往予與常航禪師山居時偶言昨夢不祥奈何渠曰夢已勿憶憶又一夢也又言病後亦勿憶病予以為不然夢而憶夢則憂虞怦營無所不至佛氏所謂顛倒夢想惑將不解病後勿憶病則追欲償好見獵而攘臂後將不可為蓋憶夢病癡勿憶病病忘忘之為身害滋甚矣雄霸無過齊小白而中興之王無過劉秀要其創基保

業無他術管子曰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馮將軍亦言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善哉戴生之為病紀也其亦檻車巾車之意乎涉冰知寒爇火知熱前車覆後車誡可以保身可以廣業戴生而自讀其所紀勝于讀岐軒素問稽康養生論多矣或曰雨過爽來太虛豈無忘雨乎予笑不答第喜戴生之能無忘病而書之

擬試目戲題　張鼎

士子來京師向我問試目者踵相錯也朝士大夫亦為其子弟馳尺幅來徵比南還而里社廹索更苦余笑而應之曰弄筆寫生原是適興事一日先據于中大類畫方界學書寧能奮筆滿志否蘇季子得太公陰符書錐刺其股期年而揣摩成今讀其說六國語曾有一字引陰符耶揣目之不能工為文猶陰符不得作合從說也大畧對景所至活其靈心隨手拈起妙議疊疊從十指生如是文寧有定目耶諸生未解也固請曰以供寸晷

射覆耳覆而中力省而功倍余又笑曰我非東方生安能先知守宫寠數而代為子射諸生曰先生且以目衡人律令自先生出也余笑益不止曰令我今日作律明日作令三尺又安在哉雖然伏習衆神能作百首自饒為之此古人作賦訣拈出數題以佐子操觚生意正不必預定其為守宫寠數爾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張鼐

闢一室八窻通門月夕花辰如水晶宫萬花谷也室之

左搆層樓仙人好樓居取遠眺而宜下覽平地拓其朐次也樓供面壁達摩西來悟門得自十年靜專也設蒲團以便晏坐香鼎一宜焚柏子長明燈一盞在達摩前火傳不絶助我慧照楞嚴一卷日誦一兩段滌除知見見月忘標南華六卷讀之得齊物養生之理此二書登樓只宜在辰巳時天氣未雜諷誦有得室中前楹設一几置先儒語録古本四書白文凡聖賢妙義不在註疏只本文已足語録印證不拘寀臼尤得力也北牕置古

秦漢韓蘇文數卷須平昔所習誦者時一披覽得其間架脉絡名家著作通當世之務者亦列數篇卷尾以資經濟西牖廣長几陳筆墨古帖或弄筆臨摹或興到意會疾書所得時拈一題不復限以程課南隅古杯一茶一壺酒一瓶烹泉引满浩浩乎備讀書之樂也

題吴康虞逸初堂法帖　鍾惺

吴康虞刻逸初堂法帖自二王以下皆從墨跡鈎出雖刃初發鉶而玉未離璞深淳可愛康虞精心裁鑑又妙

莊嚴鈎刻必購好手然吾聞董太史嘗語人云吾寳易不如戲鴻蓋戲鴻刻手頗樸兢兢尺寸不遑筆意俱在而寳易出吳中巧匠以意為鋒務求刻露其於淳古之意或反失之予深味此語夫得不在工而失不在拙合之於守而離之於變遠近雅俗之間有難言者康虞其自意審之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鍾惺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有慧業文人

四字耳此四字尚未能出脫遠公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佛以為應類未離六道陶公飲酒賦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茲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入而攢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入由此觀之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天下事有機緣莫不皆然老黙視社中諸人於陶謝二公何居吾亦以觀老黙所謂二兒之優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題貝葉畫　鍾惺

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為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物無堅脆以所託為壽夭此為上海朱氏家藏留玩累日題而歸之

止犢題言　陳仁錫

止犢犢自此止也何為有此感甲子之災也繼自今不復吐一辭矣

性不工詩代又不屑尤厭作序未有王唐時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如其不爾譽言何益噫士固有耻賀秩獻壽碑德其文諂濫緣踈侈薦牘其文乞乞與諂文之下也弗為之矣

題虎井詩 譚元春

客南中一園其東數十武土人言有虎井愛其名披榛往尋上無石欄木幹中無長綆旁無車馬溲溺汲不數家家不數甕親汲之其味甘冽與河水泉水相亂日煑

一瓶以試客客即韻不辨也茶罷輒有遠思以詩為清課井蓋有徵助焉題曰虎井詩物固有不可忘者古來勝蹟常因一人得名後世或有知予詩者過虎井而指曰譚子名詩者即此也予報虎井矣

題退尋詩三十二章記 譚元春

秋尋之三年予懷九峰率兩舍弟往住焉自春達秋殆山中人也已而退家湖上復為湖上人始追搜之始審可之而後乃今有詩凡山之妙不在游而在住游則客

住則主人主人則安焉作入九峰詩春秋過眼悵然歸與作别詩非雷雨窈冥必登山作上山詩既上低徊不能下作下山詩遊九峰者攀平林度泉橋禮香刹信宿山房以為好事未暇登峰從某至某予則否矣作遍行九峰詩有學公塔學公者開山祖也念其精神不出山外作禮塔詩學公法力堅永如浴佛誦經諸教至今不廢作浴佛詩此外獨一二僧房木魚耳作勸僧工課詩九峰之勝其一在松其一在茶其一在筍筍不數園家

有二小童善尋筍作食筍詩茶葉卷者上舒者下有三
採作頭茶二茶三茶詩雨前者眞不在芥下矣作雨前
催僧詩隨造隨嘗之不以僧不以童子予與舍弟烹啜
焉作造茶嘗茶詩予對松久私謂松之神栗然宜寺松
之響縷然宜枕松之烟憒然宜晨松之狀矯然宜樓松
之影澹然宜月獨未察盛雪時想當宜耳故作樓宿聽
松詩作晨起看松詩作月下看松詩作遍上層樓看松
詩詳愛敬也見樵子入山則勸止之止之不得然後歎

息之作松柴詩其殘枝頹唐焉在地或緜風或緜老或
緜鳥雀或緜斤斧緜斤斧者蓋不忍言矣拾者何罪作
拾松枝婦人詩性好閒行遇可留處乃召弟友與俱在
橋作坐泉橋詩在池作坐池上詩在石作擕卷選石詩
在廊作納涼於廊詩廊東西通雨中不蓋不展又作長
廊詩在殿作閒殿反鎖詩在田作寺田詩因而逺想焉
則出谷矣作出谷詩余先舍弟元聲元禮從孟子從或
劉子從或柳子從若諸子先予從亦如焉聞一客來則

欣然迎之作客至詩有招予者予亦往作飲山中人家詩其詩題或次或不次凡五言絶句三十二章為集是集也山谷之開閉蟲鳥之哀樂僧農之隻偶雨晴之升降鐘磬之潤燥予雖終身不忘也而况其始離乎此廬山諸道人遊石門時所謂退而尋之也往而尋之者淺退而尋之者深昔者秋尋又何也

題客心草 譚元春

客有自竟陵歴郊郢過江陵公安至于澧尋武陵達晨

窮酉見閩之蔡先生抗言析義惟日不足忽思南嶽一日汎桃川泝蒸湘將從此上岳樓觀洞庭夏漲以歸往返且五千里而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題之曰客心草客之言曰我乃今後古人而往返此路也古有以萬乘客二酉者穆天子也其心荒有以依人客江陵者王粲也其心卑之二者不足言此公安也子美所數月憩者也心沈沈乎其滯也此澧也三閭所為思公子也心涔涔乎其若淚也此武陵桃源也劉子驥所有志而未往

也乃心之寄則已遠矣此五溪也太白所以入夜郎也因為洞庭葉飄落之瀟湘其心至今耿耿在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我以蔡先生來以二酉窮兩屐以仙源問舟車復欲以洞庭南嶽為歸路若卹若失獨行乎五千里之間無穆滿之荒無仲宣之卑無子美之沈無靈均之怨亦無子驥之高尚無供奉之曠宕而自成其為客心人各有心不可强也于是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而定之曰客心草

題簡遠堂詩　譚元春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朴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為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朴能養一句之神乃為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于不可思議而常借前後左右寬裕朴拙之氣使人無可喜而忽喜焉如心居内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肉膚毛也若滿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然前後左右所以藏

此一語者亦必真如古人之寛朴茍以古人不可思議之語藏于今人漫無精氣之篇將并其妙語而累之譬如人懷仙佛之心而所裹皮肉膚毛疥癩猶可豈可市井乎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朴者七八年于所謂靈與朴者終隔而不合而其意亦未嘗不思以傳也所謂名根也人不忘名則自愛名若有根則不浮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沈碑于水安知後世不在山巔所以取之者遠矜之者重不必親見名之我歸而寧恐百

年之寂寂以自結于不可知之人其為根亦良可念矣
嘗見迫于求傳者不傳避一世之誹貪衆人之譽究竟
不切于後世之好惡而生前心血光陰付之可惜又有
步趨古人久淹晚出以為可傳者不傳夫古人所可傳
之處未必皆在所傳處而古人所自傳之路豈有復為
人可以傳之路雖毫釐相準苦心有年然迷于山者漸
深漸迷矣譚子言至此㑛然喪其所謂名根曰靈與朴
吾所不敢忘也傳不傳固亦有數耳吾何知焉吾何知

馬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題三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晉王羲之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搆者謀畧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

研墨凝神靜思豫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迹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横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峰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驚蛇之透水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

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蟲蛇相鉤連不斷仍須稜側起復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小大一等每作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遥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象篆勢八分古隷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即直過雖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

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凖尾波其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義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爾義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遂成書耳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遺教子孫耳可藏石室千金勿

傳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書

題燕太子丹傳後　唐李翺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刼始皇將以存燕寛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于齊桓曹沬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皇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女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茍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鈎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獸不革其暴麟不足

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呶呶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考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見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由力巨而鬬者

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遒逸非無意於深窓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

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曲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題唐氏六家書後　宋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跡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

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研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竒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敏悟絶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逺蕭散微雜隷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

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

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畧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校書圖後 黄庭堅

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

十三人坐榻胡床四書卷筆硯二十二投壺一琴二懶几三搘頤一酒榼果櫑十五一人坐胡床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其一欲逃酒為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鞾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搘頤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懶几左右手

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不亂天下竒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滎陽盛孟適葢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黄庭堅自戎州來將下荆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畫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為書其大槩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應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甫家燭下書

題東坡字後　黄庭堅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籥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題自書卷後　黄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於城南余所僦舍

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葢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隣屠牛之機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鷄毛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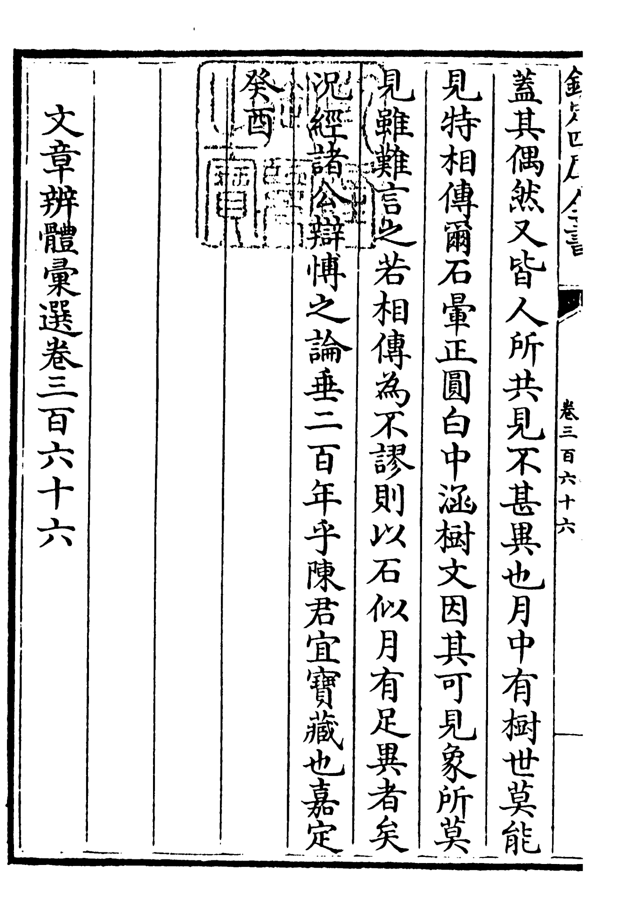
題瑞安宰董煟出蘇黄二帖後　葉適

畏敗羣之民掣循吏之肘為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為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

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縣方當恐事愛民終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題石月硯屏後 葉適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恃至謂兩曜分為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為説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



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為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況經諸公辯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七至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賓汝巽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俞鳳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六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題四

題司馬温公手帖後 明宋濂

右司馬温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

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

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為右諫

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熈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葢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絶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黄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黄葉在秋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

言公之志為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丏罷齊州之政判東京留臺乃同為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熈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為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鋤去而絶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與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為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中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

曽未幾何頡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閲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係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宋濂

予修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請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删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為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言補之杜思絅娶沈沈生三女及子

勤而死繼室宗媛秘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絅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驩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他適為兵所縶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剚刃於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没瀕死無他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傅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

不死矣乃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滕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鄉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閱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滕人以告黎明覔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絶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謷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乎

題伊尹古像卷後　宋濂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故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塚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宋濂

濂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

録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姦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

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鉅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録舊藏元之内府華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録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漉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為補闕援諸公完

使藏馬公完字繼逺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題余廷心篆書後 宋濂

右四大篆幽國忠宣公余闕為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奬勵甚至具各書幽扁為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為偽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江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絶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

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絶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
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懾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
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况
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
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
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
士世居武威今為合肥人

題文履善手帖後　宋濂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贑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為賈師憲所忌咸淳壬午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河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贑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贑僅逾年當徳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為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于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閲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

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去不暇顧末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宋濂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鸇且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于天

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恐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題受禪碑後　方孝孺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跡穢矣當時羣臣侈為贊譽以為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茍汙無耻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簒弒之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决去低佪眷顧於利禄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為諂諛以全身斯為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

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勲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竪孫為司馬氏所陵刼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謂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黄東谷詩後 方孝孺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

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謡以豁其胷中之所藴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憮然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寒流離夫孰可以為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黄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

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戛宫鳴徵和有瓌竒纎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歴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題宣和山水畫後　劉崧

觀宣和此畫類江湖暴至而浸淫平陸林木將朽而絛

枅摧剥者其殆當强敵有滔天之勢而國本懐日悴之憂者乎一時娱情千載墮淚

題鄭宣撫墓誌後　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陜節制諸將嚴甚吴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叅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叅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

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鎮楚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㬇㬇以為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彦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嗚呼正人之不能

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内迎合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温公所謂獨一黄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於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題朱文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

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况文公為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為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録以藏於

家云

題畫歸去來辭後 王世貞

吳興錢選舜舉畫陶元亮歸去來辭獨多余所見凡數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龍眠松雪遺意第少却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段柴桑景當是兵燹時不免破鏡耳宋南宮仲溫以章法書此辭遒密景媚却堪作三絶也錢太宰溥謝少宗伯宇馬太常紹榮竭歷而趨仲溫尚不至邯鄲步馬初冐周姓後始復

故余病痁初起值小涼跋此忽憶南史載元亮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傍時謂之潯陽三隱元亮任真樂天冥跡隱顯故當推為龍首遺民跡挂塵外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故屈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著聲九重竟接萬乘雖不膺蟬冕而移止鍾山以歿猶恐不稱尾耳今世三尺兒知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故附志于此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　袁宏道

精舍中不可無藏猶校序中不可無經也顧請藏非難守之永永為難所以難者有故一曰蟲鼠蝠魚蠹之類是也扃鑰不嚴則有粉齧溺漬之患二曰風雨溜則為痕潤則為鹵日久則粘澀不可開三曰黒暗黒暗者守畀而隘地汚而近烟厨也四曰劣僧力劣者奪心劣者盜才劣者串皆劣也五曰頭巾始則借觀終則掩取割軸破褾無所不有宦勢以令取郡邑以符取取者不賄送者不時垢辱加焉此事數之必然者也念公愀然曰

蟲吾能禦之以扃風雨吾能庇之以廬暗吾能燭之以曦劣僧吾能隄之以尸羅夫頭巾制僧之命者也僧拱揖聽令之不暇又何術以禦之余歎曰念公汝見尊經閣上書册及士夫家藏圖史有過三世者乎頭巾之自為計若此其為因果可知念公亦聽之而已矣

題張幼于箴銘後

袁宏道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醉龍阮籍母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放達人也

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閦樹不冠入厠自以為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慎容人也兩種若氷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衮子曰兩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謂真人今若强放達者而為慎容强慎容者而為放達續鳬頂斷鶴頸不亦大可嘆哉夫㓜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壘事櫛物比目為極則而嘆古今高視濶步不矜細行之流以為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

蟫學步之陋習耳而以之美幼于豈真知幼于者歟

自題詩後　鍾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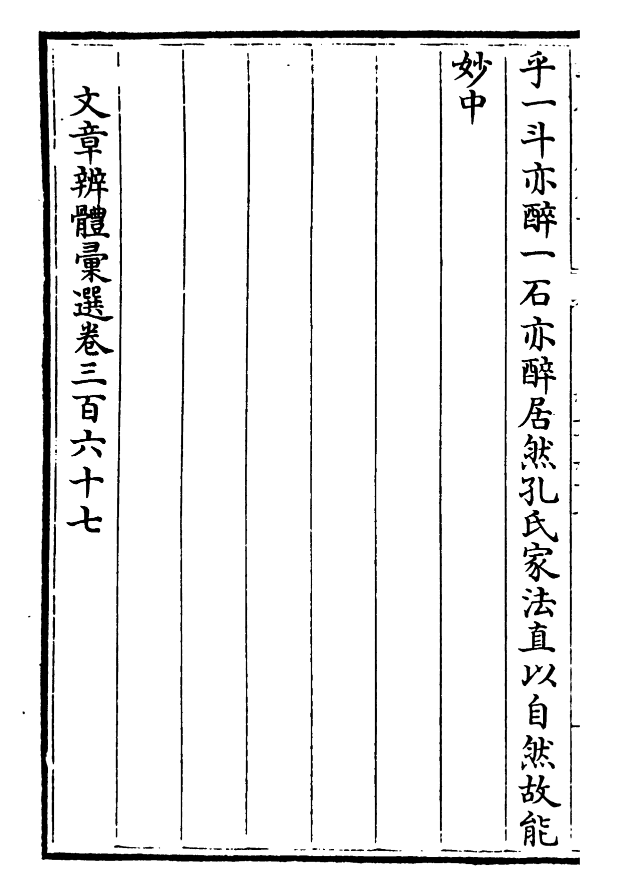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為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為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

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為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為非也

題酒則後　鍾惺

一之神舦船騰錯雜沓闐喧神一亂便減歡情加以矜莊更離真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時無異其神閒也曹孟德臨戰如罔欲戰淝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飲中何可無此神宇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

大酒場中無若雄入九軍之氣即百船一石喉間不無茹吐之苦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人色奪而平日傲杯訴爵之人亦頓自鼓舞思奮酒場有此差亦可廉頑立懦三之趣沉湎委頓不為不苦而昏夢號呶亦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妙於惺者知之至於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此為徒醒者言耳妙於醒者反是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時


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家法直以自然故能妙中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七